經史雜記

經史雜記卷七

安康王樹枏廷楨

策簡長短之制

案尚書疏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彪語實非也嘗徧攷之策之制靡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爲定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晳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閒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爲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

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
傳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録曹褒禮
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爲簡定
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
乃名爲策以傳文攷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
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弑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
宐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
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連簡之策又杜元凱云大事書
之于策小事書之于簡而已果爾崔杼弑君何等大事
齊却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間耳乃又書策反覆不

合疑可互稱蓋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用之耳

古尺數步數畝數里數

攷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于古爲夏今爲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熺鐘鼎欵識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宋高若訥依舊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詳蔡氏律

呂新書周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杜祐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守拒法宋迄明沿之　國朝以五尺五寸爲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尙任周尺攷今仍以五尺爲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爲畝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爲里見宣十五年穀梁傳及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

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攷王禮第十三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録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仍爲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也

大斗重秤起于魏齊

孔穎達正義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于古三而爲一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也然攷魏本紀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頒之天下又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尚書欲復緜

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民而軍國需緜麻之用故緜上加稅緜八兩布上加稅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于供輸其後尺漸長濶而緜麻又徵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臣不知去其幅廣度長乃秤重斗大而特免緜麻之征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據此知魏之斗秤自孝文時改從周制後未久而復變穎達所謂二而為一者蓋謂宣武孝明時也

十萬為億

案說文億安也則非數意滿也一曰十萬為意是此字

當从心不从人也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
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
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
故以古數言之蓋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賈逵唐
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
秦始以萬萬爲億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
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
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

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傳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

錢法權子母

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韋注曰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

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案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云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贖之正可與韋注相發明夫權子母輕重謂權

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蓋言錢法也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

合龠卽兩龠

漢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尚書疏作千二百黍爲一分漢志合龠爲合疏又作十龠爲合皆非也按合龠當卽兩龠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量校之米一升僅重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

其性輕重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儀禮旣夕朝一溢米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古贖刑用銅

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駮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

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攷堯典金作贖刑傳曰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均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爲金考工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劎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亦包銅矣堯典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堯典傳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

三代以貝玉爲貨幣

攷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鼊之屬其質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居水名蜬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於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以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爲幣三代皆以爲幣也

書契非起于伏羲

案書序云書契起於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極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晉書衛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也

歷家歲差之法

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恆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年冬至太

陽纏某宿度至明年冬至時不能復纏原宿度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年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年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年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密今新法歷書載西洋

人第谷以前恆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累改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恆星每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年有餘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爲黃道西移之度在新法爲恆星東行之度徵之天象恆星原有移動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恆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恆星之黃道經緯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

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以内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恆星隨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年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微渺必歷多年其差乃見是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準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古歷家九道八行之說

案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相去六度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極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戴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故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

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

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

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歷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察此九道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戴所言

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

晦朔弦望

案楊子法言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

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漸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西方也此其大略也魄當作霸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䨜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功今康誥武成

顧命諸篇皆作魄惟漢律歷志引武成則作霸攷古鐘鼎文公諴鼎云惟十有四月既生霸王俅嘯堂集古錄周雝公緘鼎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周高克尊銘云惟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周毛父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皆作霸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為伯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沿習已久月霸字遂廢不用

古今宿度不同

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晝夜周天天行一晝夜周天而又過之以所過之數為一度而二十八宿分之度有未盡又得四分之一案漢書律歷志所

載東方七十五度則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也北方九十八度則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也西方八十度則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也南方百一十二度則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也合共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後漢書劉昭補律歷志永元十五年詔造黃道銅儀東方七十七度則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也北方九十六度則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也西方八十三度則奎十七婁十二

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也南方一百九度則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也合共三百六十五度而繫四分度之一于斗宿焉而晉書天文志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魏書及隋書天文志俱載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若以四分之一計之則晉志尚餘九分隋志尚餘四分前人約略言之不似後人細密也唐麟德甲子元歷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十二度赤道之度皆同前漢東方七十七度北方九十六度西方

八十三度南方一百九度黃道之度同于後漢至開元大衍歷經赤道則東與北皆同前漢而西八十一度多其一焉南一百十二度少其一焉葢一行以儀測定得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也黃道則東七十五度少北九十七度太西八十二度南百一十度半不但不與漢同且與麟德歷亦異葢赤道分天之半一定不易故古今不甚參差黃道行赤道之中推歲差所在二至前後以差減而得二分前後以差加而得故求之有餘分就近分太半少及強弱之數唐書明其故而言之不詳至宋史乃詳之宋少精算者北宋之應天乾元儀天

崇天明天奉天觀天紀元自建隆至靖康百六十餘年歷凡八改南宋之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開禧會天成天自建炎至德祐百五十年歷又八改衆說無所適從于衆中爲舉景祐所測驗者赤道則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一度南方百十一度合共三百六十五度黃道則東方七十五度少北方九十七度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十九西方八十二度少南方百十一度半合共三百六十五度所謂太半少者獨黃道有之耳元史則赤道黃道皆有太少半而詳其分數每一度析爲百分赤道東方七十九度二十分北方九十三

度八十分太西方八十三度八十五分南方一百八度
四十分合共三百六十三度二百二十五分黃道東方
七十八度一十二分北方九十四度一十分太西方八
十三度九十五分南方一百九度八分合共三百六十
四度一百二十五分其所多二十五分卽四分度之一
也蓋歷法至郭守敬授時歷攷測已爲至精西法始自
前明分周天三百六十整度每度六十分卽以渾天如
紙界烏絲別爲之格周天凡二十一千六百分而已非
若古之一度百分者周天有三十六千五百二十五分
也又以觜參易換古先觜後參今先參後觜赤道東方

七十六度一百九十三分則角十一度四十四分亢九度十九分氐十六度四十一分房五度三十八分心六度九分尾二十一度六分箕八度四十六分也北方九十度二百三分則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牛六度五十分女十一度七分虛八度四十一分危十四度五十三分室十七度整壁十度二十八分也西方七十八度一百八十五分則奎十四度三十分婁十二度四分胃十五度四十五分昴十度二十四分畢十六度三十四分參二十四分整觜十一度二十四分也南方一百三度一百九十九分則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鬼二度二十

一分柳十二度四分星五度四十八分張十七度十九分翼二十度二十八分軫十五度三十分也合共三百四十七度七百八十分合十三度黃道東方七十二度二百六十四分北方九十八度二百五十四分西方六十九度一百七十一分南方一百七度九十一分合共三百四十六度七百八十分合十三度若今欽天監所測角九亢十氐十七房四心六尾十五箕八斗二十三牛七女十虛十危十九室十四壁十二奎十一婁十二胃十一昴八畢十三參一觜十一井三十鬼三柳十六星八張十七翼十六軫十二各宿一度之前俱有初度合共三百

六十度此與明史所載西法又各不同且明之西法如元歷之度後有分今則以初度先千一度是又西法之變差錯爲整齊也

歷數節氣之度

歲有分至啓閉察其日躔發斂焉月有朔望朏霸攷其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焉日有永短昏昕驗其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焉星辰有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按其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焉歷有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焉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啓謂立春立

夏閉謂立秋立冬是謂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歛自北而南爲發發歛一終而歲成焉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朢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朢也朏從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此月之盈虧消息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昬者日入三商爲昬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昬昕爲度覜日之見沒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詩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昬見也國

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艸木節解駟見而霜隕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西陸朝覿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西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叁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亾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逡者躔謂行歷其次逡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星辰之分爲十二次者也羸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月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乎其所而星則稍

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不可執古以例今也

古今星象不同

案明史天文志言三垣二十八宿之星有古多今少古少今多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說今以欽天監所測參之與明志又各有同異焉如紫微垣之六甲古六今一華蓋古十六今四天廚古六今五天市垣之市樓古六今二太微垣之常陳古七今三郎位古十五今十長垣古四今二氐宿之亢池古六今四尾宿之天龜古五今四斗宿之鼈古十四今十三牛宿之羅堰古三今二女

宿之十二國中趙周秦代古各二今各一扶筐古七今四虛宿之司危司祿古各二今各一敗臼古四今一離瑜古三今二天壘城古十三今五危宿之杵古三今一臼古四今三車府古七今五天鉤古九今六天鈔古十今四蓋屋古二今一室宿之羽林軍古四十五今二十六螣蛇古二十三今十五壁宿之天廄古十今三奎宿之天溷古七今四畢宿之天節古八今七觜宿之座旗古九今五鬼宿之外廚古六今五軫宿之青邱古七今四此古多今少與明志同者也若紫微垣之傳舍古九明五今六天牢古六明二今一角宿之庫樓古十明八

今九危宿之人古五明三今四井宿之軍井古十三明五今六此古多今少而自明至今多少又有不同也至如角宿之柱古十五今十四氐宿之騎官古二十七今七心宿之積卒古十二今二牛宿之九坎古九今四右旗古九今八天桴古四今二室宿之土功吏古二今一畢宿之九州殊域古九今七九斿古九今八此亦古多今少而明志又無述焉又紫微垣之御女四天柱五大理二五帝內座五大贊府囗（步天歌云後門東邊大贊府今星無之）天牀六內廚二四勢四太微垣之五諸侯五亢宿之折威七氐宿之帝席三斗宿之天籥八農丈人一牛宿之天田

九女宿之離珠五室宿之八魁九畢宿之咸池三張宿之天廟十四翼宿之東甌五軫宿之軍門二土司空四器府二十此古有今無與明志同者也若井宿之積水一星今亦無之而明志無述焉至明志所載紫微垣之天理四星全無而今又俱見之明志又有古少今多者昴宿七星而有三十六蓋以測遠鏡得之有古無今有者策星傍客星神宗萬歷元年所出先大後小至今則又無聞焉其異同又不得而知也

案梅文鼎揆日候星紀要又謂西儒新增南極之星二十一名火鳥十水委三蛇首蛇腹蛇尾十五小斗七

飛魚七南船五海山六十字架四馬尾四馬腹三蜜蜂四三角形三海石五金魚四夾白二附白一異雀十孔雀十波斯十一鳥喙六鶴十二共一百三十四星此當自古有之特古人未之見耳

置閏

攷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爲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帀爲限日爲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閒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卽以此所行之里數爲天之一度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

比日之而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數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日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爲一月天之旋如磨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速蟻遲故蟻爲磨曳轉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爲二十九日者十二也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凡爲四百九十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

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六凡爲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日外猶餘此數六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二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舉全數云有六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六少六日弱爲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日之

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略也葢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爲歷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凡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爲歷元矣

日食有晝食夜食之分

案春秋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

央上下竟而黑桓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鄭康成以爲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南齊書天文志舊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又云若日中有虧名爲西子不名謂蝕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范氏集解本於鄭氏以爲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楊士勛疏引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竝與范意異南齊書難曰日之夜食驗於夜星之亾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見答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

同沒晝食度近非由衡而得明也案日食固有食未復
而入地或先食而後出地者故史記以明旦日食而出
出而解為夜食而星之無光殆難攷信至西子之說似
即日中黑子耳惟是古歷有定朔平朔之異古歷皆以
月之大小相閒而後漢書所載衞承等以為當先小李
梵等以為當先大宋何承天始有三大二小之說人無
信者至唐麟德歷而定朔之法乃行後世術用案日食
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者七十七晦前一
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
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宋較前代為密宋之日

食凡一百四十八雖無晦食者而有當食不食者十三當時乃有五星救護之說羣臣表賀者蓋由歷法之不精也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而有推食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書晝者一至加時差四五刻者人皆謂推測之法後人精於前人而猶不能無誤其實前人非疏歷本當隨時改易假使以今所立之法後去數百年要亦以漸而差也自明崇正初日食失驗用徐光啓言詔西洋人推算而歷法漸精矣

求地中

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為近晝漏半已得正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與日為近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與日為近南景短

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是地與日爲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

案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

箕風畢雨

攷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爲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西

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畢西方金宿爾西方金氣克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鄭衆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卽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也又昭九年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見于昭十七年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牝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由此推之皆從己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

古宮室之制

讀禮者必明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雖先王制度代遠難稽姑即見于禮文者約略言之猶可概見焉門與東西塾同在一基說文云塾門側堂也儀禮士虞禮所謂七俎在西塾之西士冠禮所謂擯者負東塾是也前爲堂後爲室堂以南向爲尊

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戶外之西牖外之東堂正中南向王位在焉堂兩旁爲東西夾劉熙釋名謂在堂兩頭曰夾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夫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卽位於堂上下東西夾者是也兩夾之前堂謂之東西箱儀禮覲禮篇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疏曰卽西箱也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郭璞注云夾室前堂是東西箱卽東西堂是兩箱在東西夾室之前矣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退於箱下公受宰夫東帛

以俟西向立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束帛於序端葢東箱卽接序端公當於序端受束帛故先立於東箱以俟之取其地近則事便也其閒有牆焉卽東西序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西箱之牆也後室兩旁則為東西房劉熙釋名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是房在夾室之後矣但大夫士雖有東西夾室而後室却只有西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西房者攷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喪禮小歛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歛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

壂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壂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壂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則有東房是諸侯有左右房士只一房也知大夫亦只一房者攷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是大夫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也房雖與室毗連其閒有墉以閒之各不相通故各於南隅設戶以通於堂其後室之中東西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戶西爲牖西房之戶出於西序內室牖之西東房之戶出於東序內室戶之東蓋皆東南隅惟東房之戶則在西南隅因欲通於堂故也故小雅斯干詩云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是燕寢室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攷燕寢西戶之制不見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則燕寢也而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是南嚮也蓋周自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鎬京宮室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於鎬京其喪禮陳設定在路寢必有東西房一如諸侯路寢之制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制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依天子之制故斯干之詩鄭注以爲天子之寢也後之學者於序楹楣阿箱夾戶

牖之屬不能備知其處其於古人陳設之地進退之位揖讓之節皆茫然無據且將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矣

天子諸侯朝門之制

據天官宰夫閽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井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 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 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臯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

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斷獄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關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臯應但庫門爲天子臯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皆以鄭康成之說爲

定案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而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若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也

外朝治朝無堂階

案江永云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

堂即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即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小宗伯注云宗廟社稷在庫門內之左右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閒則平地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

之尙書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豈能升降乎

門屏閒謂之宁

案鄭注覲禮據禮緯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侯氏肉袒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廟如此寢可知矣釋宮云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屏謂之樹此一節皆從內向外言之階庭是路寢之階庭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卽樹塞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

宁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謂諸侯內屛在路門內天子外屛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此則雖是而微誤正門是應門屛是所以徼路門則宁當在路門外之兩塾閒是門側堂內外各有二宁旣在路門外兩塾閒則南距應門之兩塾閒尙遠何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攷說文宁部云辦積物也疑與貝部之貯字同門屛閒字當作箸齊風俟我于箸昭十一年傳朝有箸定是也

五行萬物之本

攷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秉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塡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康成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

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萬物始生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宐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蓋

用乾鑿度之說也

五行所生之次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卽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白

虎通曰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黄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氣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爲七八遊魂爲六九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

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土者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央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所謂陰陽所生之次也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鼂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陰

陽所生之次也若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生休王是又相生遞王之次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此董子之言義各有所取也

五事配五行

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皃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言共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之注諸經皆同此說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爲春爲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皃主動爲震言主說說从言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皃之動也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

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爲見爲明爲光皆足以證伏生等之說後儒各逞意見異論紛紛矣

董劉春秋災異之說

董仲舒治公羊劉向治穀梁推其陰陽驗以禍福其于天人相應之理言之皆深切著明爲儒者宗故何邵公注公羊范武子解穀梁每皆據其說焉說見漢書五行志今略攷之如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漢志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

君案漢書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又云是後衞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與董劉義合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漢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旣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

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
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
見隱公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旣不許翬懼而易其辭
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
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
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
弒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三年而殺案穀梁傳八日之
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解穀梁何注
公羊皆與劉子政義合是公穀說同也桓十四年秋八
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漢志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

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董子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言深切著明矣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

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又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𢪛也言當中道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至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肎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邢

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五世乃定此其效也案董劉以常星二十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莊十一年秋宋大水漢志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駡萬萬弑公之應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

之故書公羊以有及我之文故董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比年興兵而百姓怨之應穀梁言宋爲王者之後故劉子政言宋慤驕慢之應三傳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莊十七年冬多麋漢志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亾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董劉義也乃又謂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范解穀梁語未發明亦當

以子政說補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漢志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蓋漢初公羊家說也僖十年冬大雨雪漢志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

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與董劉義同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漢志西宮災劉向以爲釐立妾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新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何注公羊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非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之說補之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

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此說可謂通陰陽之原矣范注穀梁蓋即鈔襲劉義而尚未詳盡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漢志劉向以

爲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剥剥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公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何注公羊云陽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隕霜而反不能殺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范解穀梁引京房易傳云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皆與董義合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漢志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

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于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强也其說可補三傳之闕文三年秋雨螽于宋漢志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合何注公羊謂羣臣將爭强

相殘殺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蓋用董仲舒說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屋正義引服云宣揚威武之處公羊穀梁經作宣榭災漢志宣榭災傳本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以宣榭爲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公穀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與董劉義同乃何氏不得其解以爲宣王廟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成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三日哭漢志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于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亾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亾禮而親天災宣廟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亾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若謂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于未亾之先而必欲災之于入廟之

後乎何法謂臣威太重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矣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徒爲三日之哭不敢稱謚豈得爲孝乎公羊穀梁云禮者正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旨亦非董劉之意也成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漢志劉向以爲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

亾之甌故以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絶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角皆養牲不謹也何注公羊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録魯不覺寤即本董義也然惟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爲傷君威更爲深

切著明也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公羊穀梁皆作陳火漢志陳火董仲舒以爲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董劉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也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天存之者悲之也與董說合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

不與楚滅也與劉說合賈服解左傳何范注公穀無不盡同惟杜氏注左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漢志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義與傳合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

季氏之罰也何注公羊云蔵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蓋據董義也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無以出號令矣何邵公注公羊以魯雉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乃范武子於穀梁未能發明當據以補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
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
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案
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春秋亦本董劉之義至于桓
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竝同也哀四年六
月辛丑亳社災公羊經作蒲社漢志亳社災董仲舒劉
向以爲亾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亾不
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
將以亾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
禮不用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是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

社爲殷社乃何氏不知蒲字爲亳字之聲借見公羊經作蒲遂以爲先世之亾國非也哀十二年十二月螽漢志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也

漢儒以災異規時政

災異之說莫詳于六經周易吉凶悔吝皆關天道其次尚書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謨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樂則多詳于人事而正月

繁霜諸詩亦一二見焉惟春秋記人事兼書天變凡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三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鸜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豈果與人事無涉徒托空言哉是蓋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而天人相應之理繫焉自戰國紛爭詐力相尚至嬴秦暴虐天理幾于澌滅矣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班固志五行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

無復忌諱而尤言之最切者則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毫髮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于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近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人事繁興情僞日起視天甚遠凡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故自漢以

後卽圖治之君無復因災異以求端于天卽効忠之臣亦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或日食求言亦祇皆奉行故事而已而天人相應之理幾乎息矣

經史雜記卷七終

經史雜記卷八

安康王玉樹廷楨

黑水無攷

案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所出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竝無其文至酈道元始原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據禹貢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不同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湮涸也酈說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

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此則爲酈說之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酈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云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沿海此乃弱水竝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爲黑水耶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絶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

所言黑水源又與張掖雞山不同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爲哈密竝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爲之說曰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甚遠隔絕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疎略是諸說皆不足據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今三江與漢志水經不合

案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

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蘇氏軾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禹貢之三江確乎可據者也若漢地理志于會稽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此卽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卽今吳松江也丹陽蕪湖縣注中江出西南東至會稽陽羡縣入海此卽今荊溪也但此中江東流至陽羡者與今水道全不相合蓋高淳東壩自明洪武永樂兩次修築之後若宣州歙州及今廣德州西境

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滙荊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攷東壩之所由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爲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此似東壩刱自臺濛然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溧陽而西北入江已與漢志東至陽羨不

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而俗儒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謬矣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荊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荊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

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自是江
湖始通後世誤以爲禹迹非也漢志又有分江水漸江
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
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黝縣南蠻中
東入海黝師古音伊字本作黟音同而水經沔水中篇
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
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
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
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爲南江並
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以

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谿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又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海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

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攷酈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江亦非禹貢三江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後儒注禹貢者多因之

禹貢九州

案禹貢九州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雍此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河南曰揚州濟河閒曰沇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沇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鄭注云此州界揚荆豫沇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彥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幷盡冀沇荆揚豫雍唐虞三代所同餘州沿革

互異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因職方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地知分冀州爲之也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也是九州外謚幽幷營三州爲十二州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褱山襄林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

平水土更制九州以輿地約之今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禹貢冀州域也今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南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爲禹貢兗州域也今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

及朝鮮國皆禹貢青州域也今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禹貢徐州域也今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黄州等府皆禹貢揚州域也今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黄州德安荆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禹貢荆州域也今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山東曹州江南潁州之西境湖廣襄陽德安之

北境鄖陽之東境皆禹貢豫州域也今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府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敘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境亦屬荊）及雲南貴州北境皆禹貢梁州域也今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興安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安十五府乾州邠州鄜州綏德肅州廸化安西七州洮洲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禹貢雍州域也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濶不可紀極矣

九河遺跡

案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其言三河確有可據

其後酈道元于水經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亾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祐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也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蓨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

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爲可信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九江非湖漢九水

案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

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漢地理志楚攷烈王自陳徙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應氏于九江郡曰江有廬江尋陽分爲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縣南有九江也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九

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又江圖曰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太洲爲三江口者是也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非也案湖漢亦得名九江但九水注于彭蠡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

太原六名

案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

六名攷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
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
禹貢旣修太原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
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
公西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
在漢則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
山西太原府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國語宣王料民于
太原毛萇鄭康成皆不詳其地當在雍州卽原隰與此
太原無涉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

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事亦見汲郡古文此三言太原皆與伐玁狁料民之太原為一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此古人通稱並與此太原無涉

孟津在河北

案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在河北其漸訛而南者自東漢始也攷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使馮異守孟

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類多

如是西漢河南無孟津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也

傅巖在虞虢之閒

傅巖在虞虢之閒虢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軨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尸子以爲在北海之洲者非也

太湖非笠澤

案孔傳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閒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按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爲卽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爲太湖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員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顏眞卿石柱記云四萬四千頃王鏊姑蘇志云

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今案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修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大吳以當胸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箸者曰包山夫椒山胥毋山大雷山小雷山三山其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漊以入焉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皆所以宣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者也其下流爲松江

江水東北流岐分爲三江口

五湖卽太湖

案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卽是太湖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别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閒惟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爲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爲五湖

之一殊與職方不合非也

塗山不得有二

攷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年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續漢志九江郡治陰陵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爲二將何所據攷其致誤之由平阿本當塗地故晉志

淮南郡仍治壽春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土
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
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
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年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
以上數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即漢志之當塗宋又析
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志鳳陽
府懷遠縣荆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
峽閒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
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攷九江本秦郡漢高帝
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

爲豪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即九江）爲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典）隋又以尋陽爲九江（即湓城見隋志）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即今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即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西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化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陽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隋屬丹陽郡

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　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即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西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

河徙始末

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

京東故道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武陽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絶元至元閒又徙自新鄉出武陽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大略也

漢水有二源

攷桑欽水經歷敘西漢源流而其首乃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案漾水出隴西氐道縣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十七字的係東漢源

乃以爲西漢源且又插入嶓冢山三字則是氐道亦有此山水經作于魏晉閒人因班志似不合禹貢故錯互其詞郭璞注山海經遂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皆非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西源出隴西嶓冢山璩必知氐道嶓冢是後撰故改爲漾山但氐道本屬隴西如璩與郭說則曾改屬武都又于西源舉隴西不舉西縣皆未詳酈注于此下又引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漢中記不知何書所云嶓冢似即指在沔陽者故酈故駮之以爲沔水無西入之理因引劉澂之郭

景純云東漢從沔水分支南流入穴通山入西漢一說又引庾仲邕云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一說而總之云諸言漾者多言西漾水至葭萌入東漢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診其沿注似與劉郭庾三說相符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玆矣此則酈自以注家之體回護水經之文耳其實酈此注言二漢通流正可以調停尙書與班志不合之處而圓融其說若水經則以東漢源爲西漢源與禹貢以西漢源爲東漢源正互相牴牾似不可據其以氐道亦有嶓冢則當直斥其附會矣

漢人用字不同

案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臯陶謨予弗子故不子爲不愛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丕讀曰不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丕旣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史記丕作負蓋不有附音又有浮音負與附浮皆語有輕重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隗囂移檄曰庶無

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而又妄改鄭讀不爲負以遷就史記大謬是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唐宋人不識釆字

案說文釆辨治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切平从亏从八語平舒也又正也符兵切二字不同而形聲易混攷詩小雅釆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辨秩南訛辨秩西成辨在朔易賈疏謂是據書傳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世皆誤

爲平遂訓爲和洪範王道釆釆亦改爲平詩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閑雅皃毛傳云平平辨治也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爾雅便便辨也則詩亦當作釆洪範雙聲與詩正同亦當作釆陸德明釋文孔穎達詩疏徐廣史記注皆不識釆字而誤認平亦有便音三輔皇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便門亦作平門亦釆字之誤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俱誤認平可兩讀唐宋以來宰輔銜名皆誤用平章而辨治之釆世遂無識之者矣

甄故有二音

案莊季裕雞肋篇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甄爲堅上以爲眞攄辨不遜坐貶吳志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玉璽以甄與已名音協爲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孫權即位孫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始改音眞孫奕示兒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入先韻獨眞韻反未嘗押皆相承之久信耳不信目之過然文選女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句義肇經天人則已押入眞韻矣又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正義曰甄地名在濮州甄城縣北音絹是堅

音轉爲絹周禮春官典同薄聲甄注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釋文甄音震是眞音轉爲震據此知甄故有二音也

婦人識字

案宋錢沈伯之妻瀛國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攷說文釐家福也从里孷聲徐氏據唐韻譜爲里之切則音離許氏訓家福也从孷當

作虛其切音禧爲正前漢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注徐廣曰祭祀福胙也讀禧爲是

漢時俗字

案漢時卽多俗字如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勑耻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勑猶理也一曰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蓺文志引易曰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此字古本作敕說文攴部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易噬嗑及尚書臯陶謨敕我五典五惇敕天之命康誥惟民其敕懋和多士敕殷命終于帝告敕于帝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既

匡既敕箋云祝釋嘏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敎戒之辭亦
曰敕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何並遣武吏
俱載其文爲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
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乃變爲勑隸釋韓勑孔廟
禮器碑勑字叔節西嶽華山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
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勑
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易噬嗑敕字亦皆作勑
矣說文厢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徐鉉曰俗別作
昃非是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
三爲日昃豐彖日中則昃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昒

明備禮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穀梁春秋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昃范甯曰稷昃也隸釋成陽靈臺碑曰稷不夏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劬勞日稷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然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昃是𣅡字之俗作昃自漢已然矣彤說文訓爲船行也从舟彡聲竝無肜字从肉爲祭名者祭名之字見尚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年注當从肉讀若融鄭箋絲衣詩作融不作彤今本注疏皆爲俗人改作彤賴陸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然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衡自注云和皃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

融與彤古字通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隸釋殽阬君神祠碑陰郡吏名有馬彤仲選是彤亦漢俗字非魏晉人改也又尙書亮采惠疇寅亮天工亮采有邦及亮陰皆作亮說文無亮字禮記郊特牲祊之爲言倞也注倞猶索也倞或作諒唐楊倞注荀子亦作倞愚謂倞疑亮之正文移人于下誤京爲亯遂作亮耳然今觀石經蔡邕已以周書天命自度之度爲亮而諸葛武侯亦以此爲名則知其從來久矣景光也說文从日京聲葛洪字苑始加彡鄒季友云景古影字又天寶三年衛包改攷高誘注淮南子云景古影字誘漢末人時已有加彡者

非始于葛洪又攷尚書惟影響景加彡見顏氏家訓書證篇則顏氏所見本亦如此亦非衞包所改然則影亦漢末俗字明矣

古字多假借

古人湪書竹簡傳寫維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每多假借如說文假非眞也古雅切一曰至也引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頟切格木長皃古百切又叚借也古雅切凡叚借眞假字皆作假而至也一解專屬之格字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凡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所引虞書外諡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高宗彤

日惟先格王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矧曰其有能格又天壽平格多方惟帝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舜典格汝舜湯誓格爾衆庶盤庚上格汝衆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禮記大學篇格物以上諸格字皆當作假惟商頌烈祖篇鬷假無言鄭云至尙存本字餘經史類皆叚借作格攷漢碑薛尙功鐘鼎欵識趠鼎銘惟王來格于成周年鎬伯姬鼎銘王格太室散敦銘王格于太室郉敦銘王格于宣榭牧敦銘王在周在師保父宮

格太室敔敦銘王格于成周凡金石文字亦皆借作格說文艾冰臺也从艸乂聲五蓋切此艸名乂芟艸也从丿乀相交魚廢切又刈字注云乂或从刀辥部嬖治也从辟乂聲魚廢切二字音義互異凡一切訓治之嬖又假借作乂此字尚書屢見堯典有能俾乂烝烝乂臯陶謨俊乂在官萬邦作乂禹貢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微子用乂讎斂洪範從作乂乂用明乂用昏不明康誥用保乂民乃其乂民惟民其康乂乃非德用乂用康乂民又重句召誥其自時中乂亦敢殄戮用乂民洛誥其自時中乂多士保乂有殷用乂厥辟又保乂有殷多方爾

曷不夾介乂我周王立政以乂我受民惟正是乂之茲乃俾乂康王之誥保乂王家呂刑率乂于民棐彝竝概皆假借作乂訓爲治爾雅釋詁亦云乂治也五行志乂假借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乂蔡邕石經亦假借作艾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櫛借爲節束帛儷皮儷借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某借爲謀以病吾子病借爲秉眉壽萬年眉借爲麋嘉薦亶時亶借爲癉士昏禮授如初禮禮借爲醴腊一肫髀不升肫借爲鈞髀借爲脾贄見婦于舅姑舅借作咎士相見禮問夜膳葷葷借爲薰在野曰草茅之臣茅借作苗皆

見鄭康成注者爾雅釋詁逆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跛者逆跛者邢昺疏云公羊成二年傳文引以證逆爲迎也宣二年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說文言部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迓注云訝或从辵逆訝御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訝爲正餘皆假借也又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古兮切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兮切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古兮切卟本卜問字因與稽同音假借作稽如明用稽疑

是也稽攷之稽亦當作卟亦以同音假借作稽如無稽之言是也堯典稽古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亦假借作稽于是一稽字或爲卜問或爲稽攷或爲上同其實惟畱止一義彼三義皆假借也略舉數字可以類推矣

古字多通用

古人質樸文省經典之字類多通用談經者不攷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測古書之義旨誤矣如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大射儀大夫辯

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士旅于西階上辯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左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辯徧也荀子修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是辯徧通也禮記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義本漢儒鄭康成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則爲新蓋古親與新通也熊朋來遂謂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矣尚書大傳文王有四鄰以免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王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周本紀亦言西伯囚羑里羑與牖通老子德經鑒遠篇不

窺羑見天道釋文云羑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
通韓詩外傳牖作誘是羑與牖誘竝通也覲禮太史是
右注古文是爲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巠是
或爲氏漢地志西河有鯢是說文作鯢氏造父後有非
子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漢韓勑孔廟後碑
以於氏爲於是班固通幽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爲
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是
不知甞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蔵洪适隸釋豈漢季
始改乎洪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引云毋或作好
毋或作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

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或重文域从土是或卽域九或卽九有隱三年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有或域並通也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梁作祲祥服氏注引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皮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氏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祥也與鄭

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是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也說文噫飽食息也經典皆作歎詞而馬注周書則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又大雅有抑篇楚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謬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劉熙釋名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聲憶之也是噫意懿抑皆通也又說文譸訓也引周書無或譸張為幻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侜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

誰侜予美箋云誰侜張欺誑我所美之人也釋文馬又以侜作輈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卽譸張郭忠恕汗簡謂嚋古文尚書作喌今攷尚書今嚋字喌卽嚋也譸侜輈侏喌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通也由此以推不可枚舉矣

古字音義相兼

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也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

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旣有狎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意小顏斥以爲非過矣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亦皆以甲爲狎說文犬部狎犬可習是也邶風匏有苦葉人涉卬否小雅白華卬洪于煁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毛傳竝云卬我也釋詁卬身皆爲我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古以而爲汝中庸抑而强與鄭注而之言汝也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周書洪範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

所知陳平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又以如爲而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年插如忥服虔注莊七年星隕如雨僖二十六年室如縣磬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預解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皆作如而又讀爲能禮運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後乃假借鼈三足爲能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耐亦有不安寸直作而則易屯卦利見侯而不寧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能又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鄭箋能猶伽也廣雅云伽若也伽卽如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焦

氏易林曰失羊補牢無益于憂與憂爲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云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爲霤蓋蕭肴豪尤四韻古音本通也淮南子人知其一不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鷄音墮字乃平上通也釋文作許規反非也今人讀此字以墜落解者作徒果切以毀壞解者别爲許規反尤謬說文本作隓从𨸏𡍮聲徐鉉曰說文無𡍮字蓋從二左也衆力左之古人尚右左有毀敗之象亦取諸聲春秋定十二年季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杜預云墮毀也

是墮爲敗城阜昭二年傳寡君將墮幣焉注輸也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威也哀十二年傳是墮黨崇讎也是凡事降墜廢壞皆爲墮也今俗訛作隳讀如許規反非也

古人校書最精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又張景陽雜詩十首注引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此亦當本劉氏別錄西漢無

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用書刀刊削之及雠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也案今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風俗通知劉子政用二人對校蓋一人並看兩本恐有漏略故一人讀書一人持本視聽兩用庶可無失然猶恐有音同文異者故必一人先校是雠校不同闕一不可可見古人校書之精也

經史雜記卷八終